

1568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十月

主 编

游德昌 方兆麟

执行编辑

方兆麟 杜文彬 徐秀珍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60×1168毫米 32开本 7.6印张 1插页 165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0338-0/K·59

定 价: 2.95元

目 录

铁衣曾照古中原	李汉魂 (1)
---------------	---------

——抗日战争回忆之二

河北省银行史实记略	姚博岩 (44)
我在河北省银行的见闻	沈日新 (52)
中国通商银行简史	刘嘉琛 (57)
交通银行发展概述	刘嘉琛 (72)
天津私营银行社会主义改造概述	刘续亨等 (79)
投身护理事业六十年的回顾	余韞珠 (98)
愿将毕生献给护理事业	陈路得 (113)
天津市护理教育沿革	袁艺菊 贾怀珍 (137)
天津市护理学会概述	王桂英 (156)
京剧耆宿尚和玉生平轶事	张宝年 (162)
回忆我的戏剧生活	杨慕兰 (168)
从艺生涯自叙	张世麟 (181)
对涉及溥仪生平之三篇文章的 若干考证和补正	王庆祥 (206)
·小资料·	
北洋海军医学院沧桑	郭振华等 (161)
多才多艺的演员——张健声	笑 暇 (180)

铁衣曾照古中原

——抗日战争回忆之二

李汉魂

一、黄泛洪波与中原战局

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但黄河也曾是中华民族一条苦难的根！姑不说它是不是“千年”才一次“看到澄清”，也不论古人如何寄托了“黄河清则圣人出”的希望，终究历史上的确未曾给黄河中下游的老百姓有多少承平安稳的日子。“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著名诗句，在河沿上，特别在河南省中州地区，它往往被人赋予一种反义，就是说不知黄河的水灾会何时何日突然从天上而来。依于可考历史的记载，黄河曾经有过七次堤防大崩决，造成了黄河的改道。

早岁我就学保定军校，以南方人瞻仰幽燕风物心情，曾着意涉猎黄河改道的历史资料。以后足履中州，也有缘倾听那“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的民谣，并探索那些叫人提心吊胆的史迹；以至北伐期间，多次军次豫鲁，知道黄河所予老百姓的福祸更是指不胜屈。改道固然是大事，其他小型的、地区性的泛滥与崩决，则几乎属于“家常便饭”了。但黄河大小支流两岸的老百姓能够没有黄河吗？以农立国的中华大地能够没有它的滋润和灌溉吗？它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显然又是

功大于过。

这次豫东抗日战争，自罗王砦歼击战后，我所指挥的部队奉令迅速撤退至平汉线以西，即知道黄河在郑州市北的花园口堤决，对于整个战局势将发生影响。这意味着中原的战局会向长江正面转移，亦即下一个战役将会是展开武汉的保卫战。

我统辖的二十九军团在黄泛中撤至平汉线以西并在登封设了军团部指挥所，赴洛阳谒见程潜司令长官后，我遵统帅部令调回武汉。所属部队除已分别下令先后开动外，6月17日我自率军团部由登封赴禹县。途中因军运极忙，虽有交通工具，但雨天道路泥泞，车辆阻塞；且我虽奉令南调，防务刚接又卸，处处需要小做勾留，慎重打点。况新郑、长葛一带，日寇曾轻师进犯，经我守戍部队坚强抗击，已向尉氏龟缩。不过看来豫东黄泛骤至，敌人在泛区内亦无法立足，撤退者撤退，困守者困守，被歼者被歼，七零八落，更谈不上再大举轻犯了。中原战局，以豫境的攻防态势而论，黄水的氾滥，显然是扭转乾坤的一大转捩，在我南调途经许昌的时候，多少也了解了那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当卢沟桥之战和淞沪之战拉开了我国抗战的序幕以后，民气固然可用，但国军的准备未充分，以及军力对比的悬殊，命定了我们处处是陷在下风地位。即如江南平原上我们和陆海空俱居优势的日军争衡，一城一地的阵地战，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抗战初期我们曾经损失了不少精锐，甚至经营了多年的首都南京外围国防重要工事，急速间尚未发挥其应有作用就成为弃置的废物。南京陷落的千古伤心故事，真让回溯历史前尘的人掩卷饮泣！

统御全面的战局与指挥个别的战役，这中间是很多很大的

不同，同时也有着错综复杂、互相依存、互相斥拒的无数因果关系存在。事实表明，淞、沪、南京战役上我们的确是用精锐和敌人“拼”，用我军缺乏实战经验，而且没有足够的海、空军配合，在陆军的装备亦属于劣势的条件下，和日寇在平原上交手，我们的亏就吃得太大了。五十年后我们重新检讨当时的南京保卫战，战略的部署和战术的运用，应该说都曾经有着不少的错误。敌人企图的是速战速决，满以为三个月内便可以胁迫我国作城下之盟。这一过程中，敌寇也实在玩弄过不少“战争以外”的花招。中国人没有屈服，中华民族的志气不甘屈服！南京陷落后的血海骨渊，无疑是日寇不能推卸的暴行，南京国军作战和撤退时的混乱情景也是战争史例的一椿讽刺，作为统御全局与指挥此役的所有关系人，青史是非，好象五十年来，尚鲜定论。中国人民自始至终是支持并赤诚拥护抗战的，国家号召“全民抗战”、“长期抗战”，甚至强调“焦土抗战”，老百姓含着血泪，怀着悲愤而没有怨言，这还不是中国人民真正没有屈服吗？这还不是中华民族的志气不甘屈服吗？为什么国家总没有给人民一种安全感和依托感？我在守卫潮汕以至后来请缨作战于陇海南潯，都不曾参与最高决策，但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当没有战争时我是不喜欢战争，而不义战争既然由敌人加诸我头上时，我就不害怕战争了，这就够了吗？答案依然不是肯定的。作战的经验告诉我，我还必须以正义的反击面对不义的战争，我还必须以正义的战争赢得战争！

凭什么来支持我这种信念呢？通过二十年代北伐，通过抗战前在汕头严拒日本海军头子的无理寻衅，通过中原保卫战，特别是罗王砦的争夺战，我眼看着事前事后，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仗打得好，老百姓出的力没有白费，他们默默地为配

合我们的军事活动作了贡献；兵燹之余，他们默默地重整家园。但抗日战争的仗呢，一到我们大军要撤退，他们便是委身胡尘、沦于夷狄，难道我们部队能带得他们走？难道他们会扶老携幼拖男带女地跟着国军转进？他们忍含热泪地留下，他们当然还需要生活，于是“焦土抗战”和“坚壁清野”等等观念，我时时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想，该怎么办？怎样自圆其说？这一次黄水洪波，我和军团部的同寅南归武汉，道经许昌，瞻念豫东泛区的生民颠沛流离于兵灾水患，莫不语哽肠结。

自我奉令指挥陇海线豫东段、保卫碭山至兰封一带的军事以来，也使我在面对日寇强敌的作战策略上理解到一个诀窍，那就是应该尽量保持并积极培养国军的精锐，因为从淞沪之战和南京之战的情况衡量，敌人是专找我们的重兵力和精锐兵力企图歼击，以遂其“速战速决”与“三月亡华”的梦想。平原的阵地战我们显然是难于和强敌争衡，及至李宗仁将军指挥的鲁南苏北台儿庄会战，虽然获得大捷，但到头来我们的大军还是要沿陇海路西撤，并分散向敌后储备，其实际意义是为保住我们的“本钱”而并非拼作孤注一掷。这种见解，早在淞沪战役之际，陈辞修（自按：陈诚字辞修）将军便曾认为暴露我们主力或者把主力摆在第一线是属于不智；同时也听说宋子文先生和蒋宋美龄女士看法相反。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衡评两种见解，无疑双方都是公忠谋国，只是前者的思考是建基于长期与持久，而后者则不免恰恰堕入敌人“速战亡华”的彀中。用兵之道，需要近察，也需要远观。当抗战跨进了第二年，我们辽阔的国土几乎都已遍地烽烟，其实敌人占领的仅属于点与线，广大的面、点与线以外的地区，亦即是说广大的敌后，随处都是敌人脚下的蒺藜，随处都是敌人心腹中时时可以引爆的炸

药，随处都燃着中华民族的怒火！

至于敌人方面，我也从战略上去给它分析一下。如果当日南京陷落，寇兵继续沿长江上溯，它也许可以很快攻下安庆，再下九江，则武汉东南已无屏障，将暴露在江淮平原上与江汉平原之上，虽湖泊交织，河流纵横，其机械化部队之运动，仍大有可以用武之地。敌寇事实上也是过于迷信自己的武力，过于操切，认定攻占南京，再图打通津浦铁路，便可以支解华北与华中，且能连接关外，控制中国沿海，迫使我们就范，岂料这一着却被中国军民在津浦路上的台儿庄狠狠回击。敌方的王牌部队坂垣师团、矶谷师团和近卫师团等约十万寇兵，猛犯徐州。我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将军、二十军团汤恩伯将军、二十七军张自忠将军、第三军团庞炳勋将军、四十一军孙震将军、五十二军关麟征将军、八十一军王仲廉将军、五十五军曹福林将军等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有效部署下，分别在鲁南、苏北对敌人予以个别堵截歼击。由于兵力运用灵活，牵制、迂回、包围、突袭，然后终于在台儿庄把敌军三万余一鼓聚歼，构成了自抗战开始以来的空前大捷。其中孙连仲部三十二师师长池峰城将军保卫台儿庄最力，而孙震部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在滕县喋血阵亡。这一战役遂开始扭转了我国军的被动态势，由弱转强，由不善战进入比较善战。

当然台儿庄大捷并不意味着敌人就知难而退。国军亦积极在保存精锐并加速培养野战部队的总方针下，机动地把应该分散在敌后和必须撤向陇海、平汉以西地区的方略作了整个布置。我在沿汤山、兰封一带作战的具体要求，也就是使五战区需要西撤部队和战备物资获得安全通过这一个走廊地带。

中原战局因黄河泛滥而相对稳定下来。国军按统帅部命令

集结到敌后的部队，在整个豫东地区，大事歼灭为水所困的残敌，敌我隔泛区对峙的局势，一直持续了六七个年头。

二十九军团部刚建立不久，公物不多，通讯器材和军用地图等只需几个铁皮箱子就装载得了，其他机要文件、密电码本子之类，均在我和同行的几十个伙伴随身携带着，我们是有马就骑马，有车就乘车，没车没马就步行，轻装行军，不大受途中挤塞的耽误。只是端阳时节的风风雨雨，很容易挑起人们对国家多难、生民疾苦而怀沙自溺的孽子孤臣的悼念。6月17日午后到许昌，回溯1927年北伐时期，我在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任团长，指挥临颍之战既克，许昌亦不战而下（见拙著《我是沙场过客》一文）。临颍、许昌道上多乌柏树，回忆当时曾与种石（作者按：吴种石兄时为十二师师部秘书，抗战中陇海、南浔等战役为六十四军军部秘书、二十九军团部参议）因公联袂赴许昌。沿路村砦，多已在战火停熄后恢复正常生活，来往赶集或营生者已络绎于途。我等小憩乌柏树旁卖浆的席寮，乡人有知我等为广东北伐部队，都远远聚观。其中亦有三两父老进前问讯的，我们就军纪许可范围内相与之答话。同行的一位师部的通讯兵以小刀在乌柏树上刻下我们几人的名字及年月日，种石随即口占仄韵七绝即景。我尚记其中两句是：“将军临许建殊勋，且勒英名乌柏树。”我说：“捧场”，相与一笑。这回再过许昌，奄忽十一年，军团部中同行者亦有种石在，我问尚记“且勒英名乌柏树”否？旧事依稀，又触吟兴，晚膳是当时许昌运输司令陈某简单招待，我在桌上书成一律有意逗种石急和，我的七律是：

遮目胡尘障许昌 卧龙未出卧南阳

中原板荡愁侵骨 黄水扬波苦断肠

战火休燃乌柏树 薰风遥望白云乡
愿驱十万横磨剑 尽洗前仇恨始偿

诗，在我只是抒发了感情，亦带上抚今怀旧的意味，十一年前也正是端阳前后过许昌，我正沉吟，种石诗已在纸，

戎马倥偬过许昌 满城风雨近端阳
红花似火迷青眼 冷酒如泉洗热肠
疑冢有碑怀故汉 惊弓无鸟寄他乡
宝刀斫地声悲壮 不斩楼兰愿未偿

这两首《许昌咏》多少点染了当年的中原战局，也正是我从陇海、南浔，在中原两大会战间隙中的一些写实，我保留了它们五十年。

1937年6月17日晚，一五五师先头部队已赶到，多谢许昌运输司令部陈司令的协助，给我军团部暨一五五师安排了两列火车，夜三时许南行。

二、“细柳营”中 将军论战

平汉线南段当时的运输压力很大，两列车所挂的车厢，大概是运输部门已经尽量满足了我军团部这一批过许昌部队的要求了，只是车厢多无上蓬，连日风雨，战士们蜷缩弥苦。我着军、师部先将所有有蓬车厢安置伤、病人员，军团部的人员和我则首先登上无蓬车厢，稍微安置了重要的公物，并用电话联络了沿线我军团、军、师的暂驻人员，特别是六十四军驻武汉办事处，然后我分别到每个车厢巡视一遍，对所有部队弟兄致意。计自上月中旬我率广东子弟兵转战陇海、豫东，虽未辜负

国人所望，而且少著微劳，然回来者未得全部回归，中心悲梗。我看见有些人眼角潮润了，曾经喋血沙场，死生袍泽，如今国难未已，何处招魂？我理解弟兄们的感情，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铁路上车辆亦多阻塞，18日子夜后三时始抵信阳，后勤所办之给养极不容易，全体仅能获得馒头而已。

19日下午三时抵武汉。所有六十四军所属部队之驻地、粮秣及整编、补充事宜，均面陈陈辞修总司令（作者按：陈诚当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旋以为保卫武汉成立了包括鄂、湘、皖赣四省地区的第九战区，并任命陈诚将军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及何敬之部长（作者按：何应钦字敬之，时为军政部部长，军政部于行政院改组时改隶军委会）商量并表达我的意愿。

我先去见陈总司令，缕述了六十四军此次作战折损情况。驻地和粮秣即时解决了，整编和补充的问题意味着我们还要在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陈辞修将军显然已把部署保卫大武汉的会战全盘考虑过，在战略设想上，这个牵涉到几个省区的大型战斗，可能已经不是以往淞沪之战、南京之战、徐州（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之战、陇海兰封罗王之战那类个别地区的、单独的、拉锯式的争夺战，而是比较全面的、又是分散的、包括敌前的和敌后的较量。武汉保卫战当然不是最后的拼搏，因为我们的胜利仍然远在后头，只是坚持把敌人的力量消耗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优劣的对比上慢慢改变敌我所处的态势，这并不是幻想而是发展的必然。我们要使敌人自陷在泥潭里，拖住它，拖垮它，加快它的灭顶！这是陈辞修将军的见解。同时要合理地贯彻保持军事元气的主张，也正是统帅部经历了多次战

斗以来的一个综合结论。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抗日战事，敌人的幻想已经一个一个地破灭，三月亡华吗？半载亡华吗？一年亡华吗？都已经是呓语！诱和吗？逼和吗？假手于第三者来劝和吗？都是既荒唐而又滑稽的丑恶表演。辞修将军一面描绘和申述他的战略蓝图，一面听取我的实战经验。我和他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构思，便是这次武汉保卫战应该把五战区和武汉卫戍区连成一气，配合运动，要江汉平原、江淮平原成为扭转战局的标志。所以他希望统帅部能下达命令，作出关于我二十九战军团进入武汉卫戍区的战斗序列的决定。至于整补的事也大致有了眉目，不过陈辞修总司令的意思是嘱我最好再向何敬之部长接洽，并由军政部作批示。

找何应钦部长是向华兄、梧生兄和我一同去的，他们也各自有部队里的事情要和何部长商量。我的报告非常直截，是重复了我和陈辞修将军谈话的内容，重点是我要求迅速对我二十九军团补充，当然我和向兄、梧兄也提到各个战场上作战的看法。何部长在黄埔军校初建、出师北伐、西南事件、抗战开始时建立第四战区，都和两广地区缔下深厚的人缘。他说：他视广东籍的部队如同子弟，陇海东线，罗王砦等战役，如果由他指挥，也未必能象伯陵和我指挥打得那么好。敬之部长这么一说，逗得向华兄来劲了。他打诨道：“敬公，你不是专一在我们广东佬面前这样说吧？北伐你打东线，孙馨远（作者按：孙传芳字馨远）不也正吃你的败仗吗？”何敬之也笑：“对，那时由广东出发的第一军中不还多是广东佬么？陈可钰和你指挥的第四军不也是打得吴子玉喘不过气来，赢得个威震中原的‘铁军’好名声？”梧生驻军贵州多年，他的说话也带点贵州腔，正和何敬之腔里还有点西南味相似（作者按：何应钦贵州

兴义人），这回他接上：“你比我们资格都老，军中指挥讲胆略，讲远见，讲弟兄们的思想基础，更讲指挥艺术。如果仅凭装备优劣就去衡评一个战役的胜败，那咱们今日无论东战场、北战场、中原战场，都甭打啦！不过我们的确吃亏在装备劣，而敌寇也吃亏在装备强。到头来，打下去，装备不等于士气，看来我们和日寇还打正义！”我在这些讨论中一直插不上嘴。

何部长似乎已经知道我着急六十四军的整补问题了，他在梧生说话稍停之后就以奖勉的口吻说：“历次作战中，能有力攻下敌寇据点的，算来只是这次罗王碧一五五师开始。”语意非常温切。向华兄怕我耳朵不好，马上接着说：“广东部队的体力平均起来不如北方部队，胜在肯挨，肯挨就有朋友。这次伯豪指挥几个军运动于如此绵长的战线上，是赢得了人和。以劣势的装备打硬仗，十一年前在临颍（作者按：张向华所指是1927年5月北伐军争夺临颍城一役）他就曾创造了一个战例。陇海东线伯陵给他的任务应该说是允当的。”

梧生也有他的看法，但也着意为我军迅速获取整补的要求加了一把力。他说：“灵活性较高，也是广东部队的特点，与友军配合得是否恰到好处，那就是统帅的事了。李德邻（作者按：指李宗仁）台儿庄之役少不了孙连仲，薛伯陵在陇海之役少不了李伯豪，敬公你说我没有衡评错吧？”我谦逊不遑，说：“小巫见大巫了。”何敬之将军还着重分析：“介公（作者按：指蒋介石）和辞兄（作者按：指陈诚）对派遣伯豪兄驰赴归德豫东线是很具信心的。兰封、罗王碧的仗打得好。使苏北鲁南我主力能安全西撤，使敌王牌部队胆落心寒。向华、梧生实战经验中的见解，我会转报介公。辞修兄关于为六十四军以

至二十九军团的全面整补，已经有了较具体意见，我将迅速处理。”

对于何敬之部长的爽朗我寄以很大的信赖，这也构成了以后有一段我和他合作（作者按：指1949年初何应钦任行政院长时，余被邀任内政部长）的基础。然而难禁我悼念自己战友的低喟。我说：“广东子弟兵舍生忘死，我请求优恤。整补既然解决了，很好。可是我个人没有与同来者俱归，惟有哀悼！”在座者皆肃穆。

预料到我和我的子弟兵又将马上承担新的任务，战鼓笳声已经催使我做盘马弯弓的必要准备了。

在武汉需要接洽各方面的事，都亏向兄、陵兄、梧兄插手帮忙，我也省却许多唇舌，而且由于敬公、辞公主持中枢军事策划，我所面报各节已发至军政部、军令部的主管机构，军政部林蔚次长和军令部刘为章厅长很快就分别派员去办理有关整补的检验接收手续。这一期间（作者按：由1938年6月19日至25日），我曾一次请见蒋介石委员长，另一次则被召见邀同午饭。请见是属于例行公事，被召见那次则属于被垂询豫战感想、罗王一役友军配合实况。当时在座的还有以前一直坐镇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曾经在台儿庄、徐州战役中掩护大军撤退的八十六军军长刘汝明将军，曾在鲁西遏止了敌军狼奔豕突的第三军团长庞炳勋将军，另外就是林蔚次长和刘为章厅长。恰巧程潜司令长官也由洛阳来到，他们全是在冀、鲁、苏、豫战功彪炳或是直接参与了作战部署和指挥的老牌名将。独是我还算资历不深、但刚好打过一次硬仗的人，却蒙座上推重，尤其对广东部队此次陇海一线的表现备致嘉许。蒋委员长的午膳用中菜西食形式，简洁简约。座

中大家各自提到一些作战体会，也不约而同地为黄泛区灾民呼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是什
么？还不是让老百姓活得下去。如今黄流千里，苍生何托？谋
国者怎样正确对待这一事件？！此饭之后，许多位军中先进也
就各自东西，接席无缘了。

此外，陈辞公和何敬公也曾个别约过我午饭晚饭，座上无
非都是昔日同窗、旧时袍泽，亦有阔别多年，亦有刚自沙场浴
血回归，此际万马中原，一堂聚首，大家都互勉扫尽胡尘，重
光禹甸，并且相期破敌收京，同洗甲兵于太平洋上。

6月25日，军政部、军令部联合命令：

一、着二十九军团长李汉魂仍兼六十四军军长。

二、六十四军原辖一五五、一八七两师均按原有编制兵员
整补，由武汉卫戍区会同军需署调拨，预备第九师即日起归六
十四军节制。

三、第七十军李觉部连同所辖十九师、九十一师、预备第
六师全部改隶二十九军团。

三、铁马霜戈 义师百万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敌寇逼降、诱和的梦
幻成为泡影，在广大的中华大地上，敌前敌后，处处是敌人的
泥沼。而陇海一线战后，河南省区的黄泛，也着实使敌人打算
以中原会战、急攻洛阳、企图消灭我军主力的阴谋被淹没在黄
流里。这当然也是中国人民血泪的汪洋，民族的怨恨，也许将
要纠结成为延长到一个很长年代的死结！我们无疑是不愿意人
世间出现这种难以弥补的仇恨，但每个战场上敌寇的暴行，历
史将会判定：“这是一笔很难清偿的血债！”

敌寇河南不逞，又于6月下旬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指挥的寇军十四个师团，配备飞机三百架，分别沿江正面敌战区结集，企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敌人在中原侵略战中改弦更张的一次引爆行动。于是，我们保卫大武汉的序幕揭开了。

一年来的抗战，吃亏的当然是我们，敌人呢，从总的效果上看也的确占不了多少便宜。逼降？我们没有倒下来，还是继续打！诱和？我们没有被“画皮”迷惑，而且更坚强地从各方面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我们承认我们许多地方都非常落后，但能够屹然挺立，不降不和，已经足使敌人气夺！一年中我们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至于敌人所得，如果以地区的面积而论，它超过了日寇本土好多倍，但说来说去，敌人能在我国境内控制的也仅只是点与线。广大的面，是火海、是汪洋，叫敌人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也是医院、是课堂，治疗了我们百年积弱的痼疾，教育我们认识了老百姓是咬牙忍受着痛苦去爱国家，而国家却并未真正为老百姓创造幸福。另外，也使我们在战争中认识了战争，启发了我们怎样以劣势军力去用空间换取时间，最后战胜发动不义战争的万恶敌人！

我们的统帅部把面对这一次会战的军政局面作了一项调整。鄂、湘、赣三个省区的长江正面地域成立了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并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陈诚兼省政府主席，统一指挥武汉会战的军政事宜。至于原台儿庄战场歼灭过敌人的第五战区，除一部分主力已安全西撤外，其余还有不少具有实战经验的部队都分散在津浦线两面，亦即各自在苏、鲁、皖辽阔的地区上牢牢吸住敌人的兵力，成为牵制武汉正面运动的敌人腹中的利刃、背上的芒刺。和武汉会战最有关系的，当时就是

九战区及五战区。

从来我们国家都以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自豪，事实上我们敢于掀起神圣抗战的也正是以此作为倚仗。我粗略统计一下，摆在九战区的共有五十五个师另一独立旅，摆在五战区的共有三十六个师、一个独立旅另一骑兵团。至于部队的指挥系统，当台儿庄之战和陇海线之战时，全国各地的兄弟部队一下子联手抵抗强敌，在庞大复杂的战役中，为方便策应，因此把某些具有地区性或任务性的战斗序列增加为军团一级的体制，它是军级以上的一个指挥机构，但也不相当于一个集团军总部，所以军团这一级的指挥机构不久便不存在。至于兵团总部这一级的建立，也是为适应地区辽阔、防务复杂而使指挥更灵更机动。根据我的回忆，我们兵力的配置是：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统率第一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总司令是薛岳，下辖两个集团军和两个军团。

以商震为总司令的第二十集团军，计有商震自兼军长的三十二军，该军包括李兆镇的一三九师、康永良的一四一师、傅立平的一四二师及蒋元珂的税警旅；以黄维为军长的十八军包括彭善的第十一师、何平的第十六师，陈沛的第六十师。

以吴奇伟为总司令的第九集团军，计有欧震的第四军，军下为张德能的五十九师、陈荣机的第九十师；李玉堂的第八军，军下为赵锡田的第三师、汪之斌的第十五师；叶肇的第六十六军，军下为谭邃的一五九师、华振中的一六零师。

王敬久为三十七军团长，下辖王敬久自兼的二十五军、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和陈安宝的二十九军。此三个军计辖唐云出的五十二师、梁华盛的一九零师、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冯智法的五十八师、李天霞的四十师、陈安宝自兼的七十九师、赵锡光